

周洁夫

周洁夫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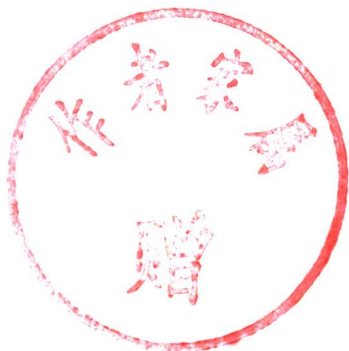


周洁夫文集

周洁夫 著



西安政院201 2 2156705 4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5/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洁夫文集/周洁夫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12
ISBN 7-5406-4120-7

I. 周… II. 周…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4892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政编码: 51007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东莞市凤岗镇天堂围区)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2.375 印张 806 000 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ISBN 7-5406-4120-7/I·48

定价 57.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周洁夫 像

目 录

延迟了的哀悼（代序）	1
忆洁夫	6
在生活的激流里	
——老记者周洁夫的故事	9

长篇小说

走向胜利	17
十月的阳光	232
祖国屏障	477

短篇小说 报告文学

越老越进步	629
师徒	638
老战士	647
送俘虏	
——一个战地记者的记事	659
枪	670
赵尚志团的组织者	674
好兄弟	689
平常的故事	704
通讯员郭得海	716
追击	722
爱和仇	728

坚强的人	732
“参谋长”	737
荣誉	744
老红军回来了	751
枪声就是命令	766

散文

从北京到莫斯科	777
人造卫星的消息	782
列宁博物馆	785
看不尽的乐园	788
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	792
列宁草棚	797
在斯摩尔尼	800
“曙光”号巡洋舰	804
飞到基辅	807
基辅巡礼	810
上溯德涅泊河	813
夜过德涅泊水闸	816
在德涅泊水电站里	820
访炼钢工长叶凯明科家	825
青年炼钢工扑米通	830
副总工程师沙罗维也夫	834
访老工长卡比雪夫家	837
高尔基俱乐部见闻	841
记两位红军老战士	846
一个车间食堂	850
火光	853

愉快的夜行·····	858
狂欢的日子·····	861
列宁集体农庄·····	865
几位女劳动英雄·····	869
幸福的家庭·····	875
养蚕专家·····	880
父子们·····	883
一幅旧时代的图画·····	887
黑海边上的婚礼·····	890
巴统行·····	894
飞快的脚步·····	899
谢万湖边·····	903
超过美国·····	907
“苏联的茅台酒”厂·····	911
友谊的欢乐·····	915
战友·····	920
阿波文和杜马仰·····	925
在别克家里·····	929
巨大的贡献·····	935
和平的支柱·····	940
感谢和祝福·····	943

诗歌

开垦·····	951
第一章 大风川·····	951
第二章 开垦的队伍来了·····	954
第三章 跟土地搏斗·····	962
第四章 人民的儿子·····	973

4 周洁夫文集

第五章 冲破困难，前进！	983
第六章 英雄的竞赛	993
第七章 队伍去保卫边境	998
第八章 欢晤	1008
第九章 建筑	1012
第十章 秋收	1017
第十一章 新生的大风川	1022
《周洁夫文集》编后	1027

延迟了的哀悼

(代 序)

王 焰

周洁夫同志和我同岁，可他已经去世 31 年！

从他去世到现在，延迟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一直未能表示战友的哀悼之情。这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我都不能不感到歉疚。

周洁夫同志是我在延安时代的老战友中相识较早的一个。1942 年夏天，我从延安到安塞八路军印刷厂，校对一本《晋西北伪军调查材料》，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他。那时他在印刷厂当校对，兼作文化教员。当时印刷厂正在赶印一本高级干部学习的文件——《六大以来》，机密性较大，领导上指定由他一个人负责校对。由于《晋西北伪军调查材料》也是机密文件，厂里就把我和周洁夫安排在同一个大桌上工作。《六大以来》页码多，时间紧，周洁夫几乎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除去白天以外，晚上还要加班。他手边放着一本四角号码检字的小字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字一字、一行一行地校对。

那时候，他的整个活动天地就是那间工作室。可以说，他的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我到他住的窑洞去过一次，那里的情景是：从门口到炕边只有一条发白的小道，小道两旁则是灰尘覆盖的空地，炕上堆放着他的被窝。显然这是窑洞的主人除了晚间直来直往地上炕睡觉以外，白天绝少在那里盘桓。这使我不禁联想到，有人戏称某些在机关工作的单身汉，每天的生活是

“三点成一线”：宿舍——食堂——办公室。而周洁夫吃饭也是在办公室里（那时没有食堂），因而他每天运行的轨迹还少了一点，变为“两点成一线”：宿舍——办公室。日复一日，循环往复。

1944年，周洁夫和我先后被调到《部队生活》报社当编辑（该报属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领导），他负责第四版（副刊），我编第三版。当时大家都已称他老周。他的处女作《师徒》，就是这一年发表的。起初我还不知道他已经开始写小说，只知道他很擅长写小故事。为着配合部队加强内部团结的教育，他曾经把“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童话搞成故事新编，很受官兵欢迎。在当时部队文化生活非常贫乏的情况下，连队里集体读报的时候，战士们听着这些故事，常常出神入迷。报社组织读者评选最喜爱的文章时，老周编的这些故事总是得票最多。

老周调到报社以后，他的时间安排仍然很紧，除去编辑稿件之外，就是看小说，学英文。

这期间，他阅读的多半是苏联小说，如：《铁流》、《夏伯阳》、《安娜·卡列尼娜》，还有短篇的《第四十一》、《表》等。在写作风格上，他受这些作品的影响是较深的。

自学英文，这是他参加革命以前就开始了的，到了延安，他继续坚持。他学英文有个特点，不像一般学生那样捧着书本朗读，而是很少念出声来，只是默默地去记单词。这大概是在没有教师指导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自学方法。但他学得很有成效，后来他曾经翻译过美国童话。

他学习这些东西的时间，经常是在晚上，即使是周末的晚上，他也不肯放弃。延安在1944年以后，星期六的晚上常有跳舞活动。王家坪的桃林舞场，距我们报社只有一河之隔，报社也有同志去跳舞。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跳舞，但常去舞场一睹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跳舞的风采。可老周从来不去，不

跳，也不看，就是憋在家里看书、学英文。有时候他也打打扑克，多半是在人家“三缺一”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大局”。延安流行“打百分”，我喜欢同他结对子。因为我的牌技不高，出错牌时，他不像有的人那样埋怨个没完，让人下不来台。即使有时输得很冤枉，老周也常是说一句：“没关系，咱们下一盘赢他们。”他对人宽容，厚道。

抗日战争胜利，我们一起离开延安，经过将近半年时间的长途行军，到了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一起被分配到《自卫报》社工作。老周编第二版，我编第一版。在夏季战役或冬季攻势期间，我们也下部队进行采访。遇到这样的机会，老周总是一头扎进连队里，跟战士一起行军，一起上前线，就像他在作品《送俘虏》一文中写的那样。有时还帮助连队兼做一些战勤工作，同连队里的干部战士不分彼此，非常亲切。可是到了师部或团部，那些年轻单纯的新闻干事们，知道他是上级报社的大编辑，总不免想从他嘴里“取点经”，向他提出怎样才能写好战斗通讯之类的问题。一到这种场合，他便拘谨起来，三言两语过后，再也没话。他长于多做，不屑于多说。

1948年冬，辽沈战役前夕，我离开《自卫报》社，老周仍然留在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后来即使我们在不同单位工作，彼此间也没有断过来往。在50年代，他被调到北京《解放军文艺》杂志社，我到北池子骑河楼他家里作过客；他从北京调回广州军区时，我们在延安一起工作的几个人为他送过行；到60年代他在广州军区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期间，有时来北京开会，我们也没有少见面。

经过20多年的交往，老周在我印象中最突出之点，就是“勤奋”：工作勤奋，学习勤奋，创作勤奋。他的人生很短暂，但那是革命的人生，勤奋的人生。

老周从幼年开始，就步入了艰辛的人生。小学时代，丧失父

母，身边只有一个姐姐，生活无着落，被迫离开学校，到上海一家洋酒店里当学徒，夜里睡在姐夫亭子间的地板上。他的这种遭际，和俄国大文豪高尔基的童年很相似。在这样贫困的环境中，他没有向来自四面八方的苦难屈服，而是更加勤奋地学习文化知识，阅读文艺著作，开始自学英语。新中国建立后，苏联的文学作品大量地被翻译过来，老周酷爱苏联文艺，不满足于阅读翻译的东西，他要阅读原著，于是又在他那排得很紧凑的时间表中，挤进了学习俄文的课程。学习的时候，他把单词一个个写在卡片上，再把一叠叠卡片装在火柴盒里，一盒，一盒，随时拿出来认读背诵。老周的文化知识、文字基础，就是凭着这样争分夺秒、毫不松懈的勤奋精神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一直到他成为一名文学作家。

在他短暂的创作生涯中，许多作品也都是从勤奋中诞生的。长篇小说《走向胜利》、《祖国屏障》以及短篇小说集《坚强的人》等，无一不是在繁忙的报刊编辑工作之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初稿。据他的夫人虞丹同志讲，在50年代初，有一次老周下部队患上肺结核，住进广州郊外的一所疗养院里，那里的物质条件很差。她每星期天一大早倒换两次公共汽车去看他。开头几次老周还是躺在木板床上，很少活动。没过多久，当她再次踏进那芦苇和泥皮围成的病房时，只见老周身披军大衣，伏在床板加木凳搭成的桌子上写字。走近一看，才知道他是在继续写那部尚未完稿的《走向胜利》。她当时责怪他不好好休息，老周则笑着说：“好多了，不要紧，别担心！”病愈以后，他接着就又下部队体验生活，赶写《祖国屏障》和《十月的阳光》两部长篇。

虞丹谈到老周写作的情形时说，他不论是担任《解放军文艺》杂志副主编，还是从事专业创作期间，每天都写作到深夜，即使是新年和除夕也不例外。夜间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睡觉，他用一张报纸把台灯遮上半边。三年困难时期，他半夜饿了，就把晚

饭留下的半个窝窝头放在煤炉上烤一下，吃了再写。

有一次，老周从街上买来一只樟木箱子，他告诉妻子说，这个箱子，不要在里边放毛线衣，也不要放毛料衣服，咱们也没有那么多毛料衣服可放，就专门给我存放采访笔记本好了。他去世后，虞丹打开箱子翻看，全是他战争年代的笔记本和战地照片。大大小小的本子里，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一行行，一页页。这也许是他硝烟弥漫的战壕中记下的，也许是在长途行军后蹲在墙根下追记的。本来这些素材是可以写成著作的，但是他的创作计划被切断了，他的心血白白浪费了。1966年“文革”的风暴骤起，顿时天翻地覆，被人们公认为尊严、权威、神圣的事物，受到最粗暴的侮辱和亵渎，文化界的名人特别是文艺界的作家首当其冲。周洁夫同志到北京参加了军队文艺工作者会议，看到了对许多作家的残酷斗争。他没有想到，回到广州以后，他的作品也成了“美化阶级敌人、丑化劳动人民的罪证”，他本人也成了军区文化部的主要斗争对象。他怀着极不理解的心情，不甘无端受辱，选择了“文革”开始阶段如老舍、邓拓、翦伯赞等以自杀来表白自己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抗争。他被迫告别了自己的创作理想，终止了自己的文学生涯，留下了目前出版的这部代表他一生主要成就的文集。

当然，这些著作，不是什么伟大的作品，甚至也不一定是传世之作。但是它毕竟能够帮助后人从某些侧面认识战争，理解战争，区别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更重要的是，这部文集作为对作者的哀悼，今天终于得以出版。虽然这种哀悼是延迟了的，出版也是延迟了的，但它却不容置疑地证明：历史是公正的，周洁夫同志的言行是经得起历史审查的，周洁夫同志的一生是清白的。

1997年4月

忆 洁 夫

王建楚

从冰城、“火炉”^①、到花城
我们一起战斗生活近十年
也许那就是古人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们的友谊是那样深厚又平凡
没有一句互相赞扬的话
没有为一件事出现过一次脸红

我患了肺病你是那样担心
那时候结核病就像今天的癌症一样吓人
可恶的结核菌后来又侵入你的肺中
我把部里派人去香港购来的新药链霉素
转送给你，你没有推辞
听说后来你又把那珍贵的特效药转送另一个病人

据说你从小当学徒时酷爱文学
你挤出多少休息时间以至吃饭都啃着一部部名著
谁也没从你嘴里听说过
你曾博览群书自学了英语和俄文

① “火炉”指武汉。

只记得你在我书架上找到了一本《塔拉斯·布尔巴》^①
书还回来后我翻了翻书页
那书页上的汗渍和手印告诉我
这本书你不知读了多少遍

那时候业余时间跳舞打扑克没人非议
课外读书写作都要背上“追逐名利”的坏名声
为这事你受到人们的指责和批评
你一句话也没有反驳和辩解
夜晚，你擦擦眼镜又默默耕耘

历史总是包含着多少谬误、偶然和不幸
我从未见你咬牙切齿地批判别人
别人的批判你只用沉默和时间回应
“文革”的黑云像暴雨台风
民族大灾难不公平地把你卷入海中

我只读过你的通讯、评论和《走向胜利》
却不知道你写过上百万字的长篇和诗文
那是你在一丝不苟的工作空隙中
用汗水和心血写成

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你嘴里没有甜言蜜语
对上司更不会阿谀奉承
你是刻苦、谦逊、毅力和真实的化身

① 《塔拉斯·布尔巴》是果戈里写的中篇小说。

你对事业和爱情一样地执着痴迷
你爱上了文学就终身不弃
你爱上了一个女友就热爱终生
那时节军队里的婚姻是组织包办加众男对一女的“多角”
爱情路上风多雨多波折重重
你下定决心就永犹豫永不回头一往直前
你终于赢得了一颗“丹”心
半世纪过去了
如今那丹心的虞丹呕心沥血
终于把《周洁夫文集》完成

虞丹再三要我为《周洁夫文集》写序
我回答说，从来只有名人为非名人写序
哪里有非名人为名人写序言
可是执情难却，我就写了这么一段

1997年3月20日于成都

在生活的激流里

——老记者周洁夫的故事

宋群 林剑

老友虞丹从遥远的广州，寄来了几篇老作家、老记者周洁夫的文稿复印件，使我们有机会重读久违了他的作品。尽管这些文章都是产生于40多年前的解放战争期间，我们过去就曾经读过，可是，今天重新读来，依旧使人感到那么清新，那么委婉细腻和引人。

这里有一篇题为《送俘虏——一个战地记者的记事》的战地通讯，记叙的是一位记者在一次战斗结束后，准备离开跟随的连队，回后方司令部整理材料时，受团长的委托，和几名战士、抬担架的民工一起，押送13名刚刚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兵到旅部去。这13名俘虏中，除躺在担架上负了伤的那人是连长外，其余都是士兵。记者讲的就是这支奇特的队伍，从早晨走到傍晚的一整天的行动。故事似乎很平淡，无非是走路，冒着闷热的天气，沿着山径，沿着大道，走了几十里。路上喝过水，到村子里吃过一顿饭，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起伏情节。可是，正是通过这些细节的描述，读者却从中看到了我军战士的忠于职守，班长的掌握政策；看到了担架队员和路上、村中的一些群众对国民党军队的敌视和反感；同时，还通过这13名俘虏的点点滴滴的表现，看到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关系，那个负伤连长原来对他下属士兵的压迫，士兵们是怎样被抓到前线来的，等等。比如，有这样一个细